

中国

当代文学

选

第一卷

王庆生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武汉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第 一 卷

王庆生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字数 447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3次印刷

ISBN 7-5622-0077-7/I·08

印数 36 501—46 600 定价: 5.45元

前 言

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 1986 — 1990 年文科教材编写计划的要求，我们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从 1986 年春开始编选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完成了编写任务。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是与华中师范大学编著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供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和函授、电大、夜大、刊大、自修大学文科学生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使用。

关于本书的编写，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本书共选中国当代有影响的 200 位作家的 235 篇作品（其中故事梗概或节选 56 篇）。这些作品从体裁上说，既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又有戏剧文学、电影文学，其间又以小说为最；从题材上说，比较广泛、多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在作品选中有所反映；从作品来说，既有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的佳作；从时间上说，从建国初期出现的一些惊动文坛的优秀作品，都尽量收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在本书中占有较大比重。这部作品选，虽不可能将各个时期的美文佳作一一囊括进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当代作家作品的荟萃，从中可以窥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了解当代作家作品观念和创作风格的走向和变化。

编选这部作品选，还注意到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的衔接配套，即在教材中评述的重要作家作品，尽可能在作品选中收入。

二、本书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以历史的、美学的原则为准绳，尽量选取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教育性与审美性统一的优秀作品，选取那些勇于艺术探索、具有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扩展学生的审美领域。

对于建国以来曾经受到错误批判而今作为鲜花重新开放的一些作品，我们也有选择地选入了几篇，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等。编选这些作品的目的，在于使我们从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中，寻求一些有益于今天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

三、编选中，我们也适当选入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和女作家的作品，以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和女作家在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四、由于篇幅限制，许多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不可能全部选入。为了给学生提供阅读的线索，我们写了57篇作品内容提要，故事梗概有的节选了作品的一部分，这样做也许对教学是有益的。

五、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前提下，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收入了少量有争议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很难找，如《武训传》，虽然文艺界对这部作品争论了30多年，但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难以读到剧本，也难以对作品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评价；有的作品代表了一种艺术追求、艺术倾向。编选这些作品目的在于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

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分为四卷，第一、二卷：小说；第三卷：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第四卷：戏剧文学、电影文学。有的作家收入几篇作品的，依创作先后的顺序排列。

七、本书初选目录经1986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当代

文学》(第三册)审稿会讨论,专家教授们对作品选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们在审稿会后按这些意见作了修改。尽管如此,本书的选目还有遗漏和不完善之处,尚祈广大读者指正。

八、参加本书编选的有张永建、王又平、李逸涛、王庆生、王国华、陈家齐、黄济华、徐纪明、程文超。撰写故事梗概的有王国华(诗歌、小说部分)、李逸涛(戏剧部分)、陈家齐(电影部分),蒋松源撰写了长篇小说《李自成》的故事梗概。

本书的出版得到专家们的指导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帮助,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王庆生

1987年教师节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小 说

山地回记.....	孙 犁 (1)
风云初记 *	孙 犁 (8)
我们夫妇之间.....	肖也牧 (13)
洼地上的战役.....	路 翎 (31)
田寡妇看瓜.....	赵树理 (72)
三里湾 *	赵树理 (74)
锻炼锻炼.....	赵树理 (79)
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准 (99)
黄河东流去 *	李 准 (112)
保卫延安 *	杜鹏程 (116)
夜走灵官峡.....	杜鹏程 (120)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124)
党费.....	王愿坚 (153)
山那边人家.....	周立波 (163)
山乡巨变 *	周立波 (171)
林海雪原 *	曲 波 (176)
红 日 *	吴 强 (180)
红旗谱 *	梁 斌 (184)
青春之歌 *	杨 沫 (189)
三年早知道.....	马 烽 (194)
赖大嫂.....	西 戎 (212)
上海的早晨 *	周而复 (225)

三家巷 *	欧阳山 (232)
创业史 *	柳 青 (237)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娟 (243)
红岩 *	罗广斌 杨益言 (263)
李自成 *	姚雪垠 (269)
艳阳天 *	浩 然 (274)
班主任	刘心武 (279)
钟鼓楼 *	刘心武 (302)
伤痕	卢新华 (306)
东方 *	魏 巍 (318)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322)
沉重的翅膀 *	张 洁 (338)
芙蓉镇 *	古 华 (342)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	周克芹 (346)
将军吟 *	莫应丰 (350)
西线无战事	徐怀中 (353)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 (397)
蝴蝶	王 蒙 (433)
活动变人形 *	王 蒙 (495)
乡场上	何士光 (500)
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 (510)
蛇神 *	蒋子龙 (552)

(注: 凡有“*”号为故事梗概篇目。)

山地回忆

孙 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象炕台那样大，或是象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

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象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象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饭菜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发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

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里！”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帐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帐，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象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象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

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象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风 云 初 记

原作 孙 犁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年版

〔故事梗概〕

1937 年，日本侵略我华北的消息传到了滹沱河畔的子午镇和五龙堂，这两个村庄隔河相望。十年前，这里曾爆发过一次著名的农民运动，十八岁的高庆山因为斗争勇敢而成为领袖，他的父亲高四海及新过门的媳妇秋分都参加了那场暴动。不久暴动失败，高庆山负伤逃往他乡，十年音讯杳无。但是革命的种子却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

子午镇的村长田大瞎子，是个地主，眼下正为从北平某大学毕业回家的儿子田耀武四处张罗区长的美差。听说组织民团需要枪枝，田大瞎子马上派小长工芒种到山里去打听枪枝弹药的行情。芒种在去山里的路上，遇到北上抗日的红军战士，得知高庆山快要回来的音信，感到十分高兴。芒种回村后，立即将这个信息告诉给日夜思念丈夫的秋分嫂。

高疤以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贼，自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日军的进攻下仓皇南逃后，他拉起些人马自封为团长，并娶风流放荡的俗儿为妻。他和手下的人每天都在子午镇的大街上大吃大喝。有一天，街上出现一张布告，出告示的是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武装抗日。高疤心里不快，派人到高阳城打听情况，听说吕正操司令员正在整编各地杂牌军，又听说红军纪律严明，高疤彷徨不定，他害怕被整编后受管束。俗儿出主意让他和秋分一道去高阳找高庆山想办法，结果没找到，只找到当年和高

庆山一起出走的高翔和田大瞎子的儿媳李佩钟。第二天清早，秋分同高翔、李佩钟坐车回到子午镇，恰好高庆山此时也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保定沦陷后，失去家园的人们向滹沱河岸涌来，但也未能幸免于难。这天，五龙堂河口处的难民惨遭日机轰炸，尸体遍地，血流滚滚。人们攥紧了拳头，抗日情绪高涨。

按照党的指示，高庆山和高翔一起对骚扰各乡的杂牌队伍进行整编，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整编的结果是成立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委任高庆山为支队长，高翔为政委。秋分的妹妹春儿这时也从自家炕洞里把枪拿出来，让心上人芒种背上参加高庆山领导的人民自卫军。从这天起，十八岁的芒种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成立的第七支队队部设在县公安局大院。整编杂牌军工作结束后，高翔就回高阳了，实际工作全交给了高庆山，李佩钟做助手。李是师范毕业生，出身于封建家庭，由父母包办做了田耀武的妻子。痛苦的婚姻生活以及抗日运动的爆发，使她积极投身于革命。现在她主管抗日动员会的工作。

五龙堂和子午镇的抗日工作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前者在筹备农会，后者却先成立了妇救会。李佩钟从县里赶到子午镇，召集全村的妇女开会，号召她们为支援前线赶缝军鞋军袜。她让春儿也给大伙说几句话，春儿红着脸死也不肯说。俗儿站出来说了几句，因其“脸皮厚，嘴也上的来”而被选为妇救会主任。

一天，俗儿和春儿到田大瞎子家，派他家做七双军鞋，田大瞎子拒不接受，并放出恶狗咬人，俗儿吓得再也不敢去了。春儿独自一人跨进了田大瞎子的住宅，但被凶横无理的田大瞎子推倒。长工老温见状赶来救春儿，又被田大瞎子踢伤。春儿当即决定到抗日县政府去告田大瞎子，田仗着儿媳李佩钟最近升为县政指导员，有恃无恐。

李佩钟见公公和春儿来打官司，依据事实不徇私情，罚田大

瞎子加倍做鞋，向春儿和老温赔礼，并承担一切医疗费用及营养品。这一公正的判决大得人心，李佩钟也因此感到兴奋。正在这时，高庆山又交给她两个更艰巨的工作：动员老百姓破路并准备拆除城墙。

在李佩钟的领导下，破路工程顺利展开，大道挖成了深沟，平原变成了山地，目的是要挡住日本鬼子的汽车坦克。与此同时，子午镇成立了妇女自卫队，由春儿领队。她不再那么腼腆了，她号召妇女姐妹们拿起刀枪和小日本拚，只有这样才能保卫祖国，个人免遭蹂躏。此时的春儿犹如一颗灌满春天浆液的柳树，迅速成长为抗日先锋战士。

除夕，抗日战士打了胜仗，芒种等转移到子午镇，人民自卫军总部刚好也驻扎在此地，于是子午镇、五龙堂成为冀中区抗日战争的心脏。春节过后，各村都在紧张进行拆墙准备工作。然而正在这时，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代表城关绅商要求县长收回拆城的命令，李佩钟断然拒绝李菊人策划利用老百姓迷信思想破坏拆墙工作，春儿、芒种当场逮住破坏拆墙工作的坏人，李佩钟秉公执法，连夜逮捕惩处李菊人等人。半个月后，拆墙工作顺利完成，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民工胜利而归。这时代表国民党中央军的田耀武也回到了子午镇，高庆山代表八路军与他进行谈判，希望他们不要搞内战和磨擦，而应把人力物力集中到抗日上来，但田耀武根本无心抗日。晚上，他偷偷溜到俗儿家，对高疤进行游说，要高疤拉出一支人马退出八路军。

战斗就要在子午镇打响了。春儿和高四海负责侦察敌情，当第一次见到日寇的汽车践踏着家乡的土地时，激起春儿的无比仇恨。

战场就在五龙堂村庄的边沿，芒种和他的战友们英勇杀敌，很快就结束了战斗。但北边的敌情却发生了变化，高疤带领的一团人不按命令作战，致使部队伤亡惨重。高庆山接到报告，立即派援兵去切断了敌人的炮火封锁，芒种在战斗中受伤，被抬进春